

春风文学丛书



沧海恨

徐国良 张功升 著

春风文学丛书

沧 海 恨

徐国良 张功升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

字数: 95,000 印数: 1—133,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58·591 定价: 0.46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作者在亲耳听到的一个真实事件的启发下写成的。

这个故事，早在一九七六年，作者之一、工人故事员张功升同志就曾在部分群众中多次宣讲，内容日臻丰富、结构也随之更趋完美。本书对林彪选“驯马”的丑闻、暴行和主人公的高尚情操、抗暴斗争，作了生动深刻的描写，内容令人惊叹，情节紧张曲折、激动人心。

本篇曾发表在《春风》文艺丛刊一九八〇年第一期，这次出书，作者又作了某些加工修改。

目 次

一	紧急任务	1
二	和“短剑案”有关?	10
三	纯洁的爱	15
四	奇妙的体检和海滨拍照	32
五	飞机上的女兵	38
六	在摄像镜头的跟踪下	44
七	过眼的烟云	47
八	“应该叫我妈妈”	52
九	不安的等待	63
十	躺在“公主”的牙床上	68
十一	初到北戴河	77
十二	苦肉计	87
十三	焦虑	91
十四	难在塑造灵魂	95
十五	喜出望外	102

十六	游泳发生的事情	110
十七	夺不去的心	114
十八	专护医生	124
十九	婚姻事小	130
二十	花蕾上的炸雷	135
二十一	逼婚	145
二十二	心声	155
二十三	微妙的时刻	161
二十四	定计	168
二十五	魔窟中的婚礼	172
二十六	海祭	182

紧急任务

这件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酷热的夏季。

这天早晨，“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刚刚结束，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年轻的外科医生徐波克急忙走过去，把听筒放到耳边：“喂，对。我是军医院。”

“波克吗？”耳机里传出一个姑娘的声音。

“肖音！”徐波克兴奋亲切地呼唤着姑娘的名字，眉宇间泛出了青春的光辉。

“今天是什么日子？”姑娘按捺着喜悦和激动说，“你真是，几月几号都忘记啦？”

“今天是……是八月十二日。啊！是八月十二日！”徐波克几乎呼喊起来。他发现白发苍苍的科主任正瞅着他慈祥地微笑，才把说话的声音压下来，生怕别人知道他俩这个日子的秘密似的。

但是姑娘还是提出了抗议：“你小声点儿，把人家耳朵都震聋了。你真的把这个日子忘了？”

姑娘的声音很严肃，但是并没有放下电话。

徐波克着急地解释说：“肖音，我不是想起来了么。上午又通知参加什么全院阶级斗争誓师大会，又让我参加一个脑外伤抢救手术。嗨！搞得我头昏脑涨……”

耳机里传来了姑娘憋不住的笑声，“好吧，晚上七点钟到天坛公园，有好消息告诉你，真正的好消息。”

“真正的好消息！？”徐波克的眼睛亮得发光。

“当然真正的！”这几个字，好象不是从姑娘的嘴里，而是从她幸福的心里发出来的。

徐波克刚放下电话，突然铃声又响了，他立刻抓起听筒：“喂。”

“是徐医生吗？请您立刻到院部来一趟。”

“好的。”

此刻，徐波克还没有从刚才的幸福感中摆脱出来，他兴冲冲地向院部大楼的五楼攀登，他嫌楼梯间的距离太小，一步竟跨三级、四级。他步履敏捷，身形矫健，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来到院部办公室门口敲门，听见屋里喊声请进，便推门进了屋。

徐波克刚迈进门槛，一位身穿灰色海军服、精明干练的壮年妇人分外热情地迎上来：“徐波

克同志，咱们又见面了。”她丰腴的脸上堆满笑意，两只由于惊喜变得发亮的小眼睛，使徐波克立刻想起他们在火车上初次相遇的情景。

那是半个月前，在徐波克送来京治病的父亲回大连的途中。列车停在北戴河车站时，两个随员模样的人，送上来一位有首长风度的妇人，在临近他们父子的位置坐下来。当时，徐波克正探身窗外，观赏着疗养胜地的绮丽风光。火车开动了，速度越来越快，清凉的海风冲过窗子，灌进车厢，波克怕体弱的父亲着凉，就迅速地落下车窗，然后转过身子，习惯地打量一下新上来的旅客，恰巧碰上了这位妇人的目光。徐波克发现对方的目光突然变亮了，亮得叫他害怕。

在徐波克成年之后，他遇到过不少女人的目光，有的是热烈地倾慕，有的是默默的深情，有的是青春的羞涩，他回送给她们的都是对同胞姊妹的纯洁的目光和友爱的眼神。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毫不掩饰的锥子似的目光，虽然似无歹意，但他觉得极不舒服，他不得不把头又转向窗外。

但是，玻璃的反光，又使徐波克看见了那位妇人。妇人的目光一直没离开他，好象他的身上有强大的磁力吸引似的，她的目光，从头上盯到脚下，又从脚下盯到头上。

终于，这位妇人移坐到徐波克的对面来了。



她含着亲切的微笑询问说：“小同志，到哪去呀？”

她那故作亲昵的声音，也叫徐波克不安，为了躲避她那讨厌的目光，徐波克故意装做没听见，干脆也不从玻璃的反光中监视她的行动了，而去专心倾听节奏分明的车轮声，数着闪闪而逝的电杆。

“小同志，到哪去呀？”妇人愈加亲昵地追问道。

一直坐在那闭目养神的徐波克的父亲，听见有人向儿子问话，出于礼貌，微睁双目替儿子回答说：“我们去大连。”

“你们是一个单位的？”

“不，是一家的。”

“噢——”那妇人忽然热情起来，“敢问您贵姓？”这时她才把视线由年轻人转到老人的脸上。突然间，她神采飞扬的表情消散了，一丝惊悸的目光从心底爬上了她的瞳孔。

不过这位老父亲并没有留意那位妇人的神情变化，他活动一下颠簸得难受的身子，坐得稍直些，回答说：“免贵姓徐，徐古风。”

“噢——”妇人又一声长吟，欲立未起，她的这个动作把礼貌和身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然后颇有感慨地说，“原来是徐老，徐市长。”

“不，不，那已经是历史了。”这时，徐古风才开始注意端详眼前这位气度不凡的女人。

“不认识啦？你的老部下，老邻居苏芳啊。”她机灵地迎着徐古风刚刚扫过来的昏花的眼光，主动地把又白又细的手伸过去。

苏芳的这番话，使徐波克转过了头。他观察着父亲的神情，那老人并没有给予这位老部下、老邻居应有的热情，只是出于礼貌地微微点着头。

苏芳倒是热情得象盆火：“这么说，这就是波克了？咱们住邻居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呢，现在出息得仪表人材了。今年多大了？”

是因为她那讨厌的目光，还有因为父亲对她的态度？反正徐波克对苏芳没有一点儿好感，信口答了一句：“二十八。”便又凝神窗外了。

“结婚了吧？”苏芳又问。

“还没有。”徐古风代答。

“有对象了吗？”

老人点点头。

“都在大连吗？”

“波克在北京一个军医院，女朋友也在北京，是一个医院的药剂师。”

苏芳围着波克的话题问得没完没了，显然超过了邻居的关心，徐波克不由得蹙起眉头瞟了她一眼。但是他的冷眼丝毫也没影响她谈论的兴致。徐波克心烦地站起身对爸爸说：“我去过道站一会儿，这里热得要命。”说罢径直向车厢的连接处走去。

直到苏芳在锦州下车以后，徐波克才回到父亲身边。他生气地问父亲：“这个女的有精神病吗？”

“不，是位新贵。……”

短促的回忆引起徐波克不可名状的厌恶，现在她居然找上门来了。徐波克心想，说不定有什么戏剧要演吧。

“波克，”苏芳象长辈一样亲切，把徐波克拉到双人沙发跟前并肩坐下。“我是奉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命令来调你的。”随后，她把一张盖着大红印章的公文递到徐波克手里。

看完命令书，徐波克心中一片狐疑，他猜不透这张调令的来历，心里十分不安。他慢慢地站起身，迟疑地说，“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但是我还请求组织做慎重考虑，我父亲的问题还没结案，我去军委奉命是否合适？”

“波克，这个问题你不必担心，组织上自然会全面考虑的。”苏芳也站了起来，“那，我们就准备动身吧。”

在这个动乱的年月，个人命运好象飘落到水中的一片树叶，任凭激流冲刷洗卷、升降沉浮，自己怎么主宰得了！徐波克对自己意外的升迁，没有丝毫的欣喜，只有慌乱和惊诧。苏芳又一次催他动身，他盯着身上的白大衣，摊开双手说：

“哎呀，我这身衣服总得换换吧？”

“不必了。任务紧迫，时间来不及了。”苏芳严肃地说。原来她是个冷面人，脸上没有笑容的时候，让人感到阴森可怕。

匆忙间，徐波克想起了肖音，他赶忙去拨电话，要把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告诉她，晚上七点钟他不能到天坛公园践约了。“嘎噠”一声，电话被苏芳的随员按住了。苏芳走过来说：“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就和领导说一声吧。”

徐波克从苏芳的口气听得出，她的话就是命令，不容抗拒，心里不由得更加犹疑和不安。他

向医院领导交了两件工作中的事情，而关于晚上和肖音的约会，终于没有勇气说出口，就匆匆动身了。

医院领导出来送行，被苏芳堵在了办公室的门口，她既和蔼又严肃地谢绝了。

徐波克跟着苏芳来到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旁，随员打开车门，苏芳却没有先上车，执意让徐波克先上，并把她的胳膊护在车门顶，生怕徐波克上车时碰着脑袋。徐波克对苏芳过分的的热情和殷勤十分惶恐，他不敢再推辞，就一步跨进车厢。苏芳也紧跟着钻进来，坐在徐波克的身旁。

轿车平稳无声地驶出医院，驶上大街。

闪电似的调动，诡秘地出行，使敏感的徐波克为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朦胧的担心，为什么苏芳亲自来调他？徐波克下意识地往一旁挪挪身子，想和她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苏芳却侧过身对徐波克亲切地微笑着，这是一种由衷满意的微笑，长辈对晚辈那种喜爱的微笑，徐波克的疑虑顿时消减了许多。一种对未来事业的好奇心，驱使徐波克不能不打听一下将要承担的使命，他轻轻地叫一声：“首长。”

苏芳立刻打断徐波克的话：“怎么叫我首长？还是和过去一样，叫我苏姨吧。”

随员兼司机插嘴说：“叫苏姨，她顶高兴。苏姨不光是首长，而且是高级首长呢，有军衔那阵儿，你没听说过女海军大校苏芳？那就是咱们的苏姨。”

苏芳半认真半玩笑地对司机说：“不用你多嘴，我们是老相识。慢点开，出了事，我要你的脑袋。”

“是！”司机正色回答，他挺直腰杆，把车速减了下来。

汽车平稳地行驶着。徐波克听着苏芳和司机融洽的谈话，心里轻松了许多，他又不知不觉地叫了一声：“首长……”

苏芳又打断了徐波克的话，语气里含着亲热的责备：“年轻轻的，记性这么差，我不喜欢别人叫我首长。”

其实，徐波克见司机刚才说她是女大校时，她满脸是得意之色。苏芳这种故作谦虚的表演，又给徐波克留下了一个不愉快的印象。但是他要急于知道军委为什么调他出来，将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只好改口说：“苏姨，军委调我有什么紧急任务吗？”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苏芳说完朝徐波克神秘地一笑。

既然不能说明，那就一定是纪律不允许了，

徐波克为自己的唐突很后悔。可是苏芳突然说：“任务完成了，可别忘了你的苏姨。”这句话，实在使徐波克难解其意，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汽车驶到拐弯处，苏芳对司机说：“去北京站。”

“上北京站干什么？”徐波克脱口问道。

“送你去天津。”

二

和“短剑案”有关？

徐波克站在七楼宽大明亮的玻璃窗前，天津新港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落日的余晖把长长的码头、停泊的船只、如林的桅杆和起重塔臂，都镀上了金色。远处的海水和天上的云霞融成金黄一色，波光闪动，灿烂辉煌。徐波克的童年是在海滨度过的，所以，见着大海，就从心底涌起一股激动、亲切之情。

徐波克是下午五点钟到达天津，住进这座铺着红色地毯，陈设华丽的高级招待所的。现在他已经吃了晚饭，又洗了澡，换上了一身海军装。这时，他看见一队快艇出航，艇后切开的浪花水

道，象海燕疾飞的翅膀。不由得心里涌起一股激情，他忽然摇了摇胳膊，也跃跃欲试。于是他走出房间，去敲住在隔壁的苏芳的房门。

苏芳正俯在写字台上写着什么，见徐波克进来，就从转椅上转过身，同时坦然地用报纸盖上她写的东西。

徐波克机警地站在远处，为了不打扰首长的工作，他立刻说明来意：“苏姨，还不到七点钟，我想到海边走走，顺便游游泳。”

苏芳摇摇头说：“别去了，街上车多人杂，很不安全。”

“那怕什么，我年轻力壮活蹦乱跳的。”徐波克执意要出去。

苏芳微笑中，用既关心又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波克，你这次到军委待命，并非一般。组织上需要你遵守四条工作纪律，正好你来了，我就顺便告诉你：第一，不能和任何人通信；第二，不能记日记；第三，不能交朋友；第四，我是你的直接领导，没有我的允许不能随便行动。”

“那好吧。”徐波克无可奈何地回答。

他扫兴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再没有心思观赏海滨落日的景致了。他觉得天气异常闷热，坐在临窗的藤椅上，没有一丝一缕的风，他便焦躁地扯开领口扇扇子。路上苏芳没告诉他到底为什么而

来，可现在他似乎有所觉察。凭他所受到的教育和生活阅历，他绞尽脑汁，对他目前所要担负的工作做了许多假设，认为唯一可能成立的是——让他干特工，也就是秘密工作。他的可靠根据就是“四个不能”的工作纪律。

当徐波克进一步追究“四个不能”时，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袭上心来，不由得浑身一阵紧张。是不是住进了另一种形式的“牛棚”——软禁呢？原因当然还是父亲的那只不足尺长的银质的短剑！他记得，那短剑的柄上镶嵌着莹绿色的宝石，鞘上镂刻着两条正在争食的凶猛的鲨鱼，抽出来寒光闪闪。

那是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耀武扬威地把兵舰开到了我国的东大门，打算强进港口。当时，徐波克的父亲作为我党我军的特派专员，登上美舰进行旨在阻止这场蛮横践踏别国领土丑行的谈判。徐古风面对目空一切、杀气腾腾的美军将领，大义凛然，据理斗争。他用如剑的目光，扫视着愕然端坐的对手，说：“昨天，中国人民能够赶跑日本侵略者，今天也必然能够挫败一切敢来进犯的冒险家，各位请看——”他把望远镜“啪”地投到桌上，“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虽然没有炮艇兵舰，却也有步枪木船，更有保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和意志。这就是中